



走亲戚的蝶变

■ 江苏建湖 陈文祥

我的家乡,在苏北里下河平原。这里,水网密布,沟河纵横。乡间小路弯弯曲曲,如同老母亲脸上的皱纹,又细又密。从小,我就知道,但凡人们用两条腿步行的,统统形象俗称为11路。今年,我整六十了。有房有存款,日子赛神仙。快退休了,无他求,只想长命百岁。每天晚饭后,必逼自己启动我的11路。从文化中心宿舍出发,沿庆丰路、邮电路向北,到十八团公园转弯,再沿农贸路折回。我这11路,不慢走个万儿八千的步数,是决不丢手的,手机微信运动更是不好意思晒的。

风景如画的路上,看着熙熙攘攘的走客们,我忽然觉得,现时的人们绝对是觉醒一族。彻底明白健康是一、其他皆是零的理儿,人人开始注重健康、时兴健身了。忽地,如闪电迅速、似流星划过,一趟和谐号动车,从我眼前一闪而过。原来,不知不觉,我们已散步到通车不久的廖庄高铁线面前。老伴触景生情地说,马上五一假期,我们乘高铁去上海走亲戚呗!我问,你知车票多少钱吗?她脱口说,164元。我一惊,连我这成天在外跑的人也不知,她却一清二楚,看来老伴心里早就打算好。我嗔怪道,你就知道玩。人家居然理直气壮反驳我,吃不焦穿不愁,不玩做什么!

都说,有钱人,就是任性。女儿远嫁上海,老伴走亲戚,就像到邻居家串门那么随随便便,想去就去,说走就走。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,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在上海,头十年才去一趟,没有大事从不登门。这才不过三四十年光景,走亲戚的走法,咋会有如此天壤之别?说白了,也不稀奇。不就是一个有钱,一个没钱。在我的记忆深处,走亲戚的经历,可谓五味杂陈。小时候,父母只要走亲戚,我就喜欢跟路。因为我知道,走亲戚多少有好的吃。记得八岁那年,母亲要去肖家庄走亲戚,我要去。母亲不肯,说路又远又难走。我又哭又闹,并保证不要人驮自己跑。母亲经不住缠,只好依了我。可走了头十

里,我的11路,像灌铅一样重,坑坑洼洼的路,害得脚底磨出了水泡,生疼。我不敢吱声,生怕母亲丢下我。很快,脚后跟皮又破破了,鲜血染红了袜子,走路一拐一瘸。母亲发现了,背我一段,又让我跑一段。六七十里路,母子俩折磨得半死。

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,加之生不逢时,父母骨头就差苦断了,也没能跳出穷坑。到我结婚,父母托上海的亲戚,咬咬牙,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方便我到建湖上班。后来,我们有了女儿,一家三口骑自行车去外婆家走亲戚,来去百十里,我感觉天底下我最幸福。如果还靠我的11路,不累半死才怪。真幸运。家庭联产承包,让我赶上了好时光。我边上班,边承包4亩田长制种。很快,我成了梦寐以求的万元户。慢慢鼓起来的钱包,改变了我。眼界不知不觉变高了、心变大了。自行车,很快被幸福250摩托车所替代,走亲访友,不再费吹灰之力。那风驰电掣的感觉,至今恋恋不忘!我的11路,不知不觉下了岗。

步入小康社会,人民更幸福。女儿嫁在上海,前两年,女儿花四十多万,购买了一辆私家轿车。女儿说,走亲戚,方便。

人人都有亲戚,家家都走亲戚。这一路走来,令人感慨万千。如今的走法,却是越来越潇洒!乡村公路四通八达,近的,村村通公交车招手即停;稍远的,手机打的。想绿色出行,电瓶车比自行车还普及。我家最远的亲戚在上海,叫顺风车才200元一人,如果着急,乘高铁只要两个半小时。要多方便,有多方便!要多舒服,有多舒服!走亲戚,从沉重、艰辛,到轻松、快乐。我的11路,从专业、到失业、到再上岗。一步一步不同的滋味,不正是时代变迁的脚印吗?是不差钱,改变了我们的生活;是小康社会,革新了我们的走法。谢谢你,新时代!感谢你,伟大的党!我要为你高歌一曲,祝你生日快乐快乐!永远快乐!



香樟树

■ 安徽涡阳 王秋芝

清早刚到厂里,新来不久的同事指着屋外对我说:“看啊,那棵树死了,竟然在春天死了,真可惜。”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,原来还是那棵香樟树。我随意地回复:“没事,那棵树只是困了,睡一觉而已。”看着她疑惑的眼神,我在心底发笑,故意隐瞒不说,我的目的是过一阵子让她惊喜。

那是春天,在一片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的植物中,看到那棵香樟树,以为它死了,不止因为像被火烧灼过枯萎成褐色的叶子,还有干枯斑驳的树干,仿佛不甘心,努力地把一蓬枯叶撑得东倒西歪,在春风细雨中,没有一丝生气。关注香樟树,源于那部《香樟树下的爱情》小说,憧憬香樟树下那懵懂清纯的情感,为曲折坎坷的经历悲伤。

工作与生活琐碎中忙碌了一阵子,再一次把目光投向香樟树时,惊讶地发现它满树葱绿,复活了。于是,香樟树,就锁定在我的目光中。于书中介绍香樟树:树形优雅,叶色翠绿,四季常青的特点不同的是,春季的香樟,立春后,碧绿了一冬的香樟叶子边缘,开始枯萎发黄。惊蛰后,每天以眼见的速度枯萎,枯萎,再枯萎。枯萎到你以为它已死去的时候,挂满厚厚枯叶的枝头,悄悄地长出了嫩叶。大概是迟到了,叶片生长得匆忙,嫩黄的叶子弱不禁风地生长,没有翠绿的气息。

拍了香樟树的照片,微信上发给我家那口子,他回复道:老叶枯萎不落,新叶稚嫩色轻,花蕾跋扈强势,观赏性不大,不好看。我低头回道:各自艰难,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互相包容。他又回:若我偏不包容,你会怎样?我回:那就休怪为妻效仿河东狮吼功夫!连击按键跟上一串小锤打头表情。在他一串呵呵回复中,聊天结束。

香樟最美的状态在秋季,树型蓬松高举,叶片饱满丰润,果实藏在树叶中,小小的青豆,没有色斑,绿的有光泽。双指按压,一缕浆水爆出,放在鼻尖细闻,怪怪的味道。味道在鼻腔里回荡,脑路却回到了儿时,想起妈妈放在衣柜中,那个味道怪怪的樟脑丸。听到邻居玩伴毛根的妈妈跟母亲说:“幸亏樟脑丸的味道臭,差点被毛根当糖果吃了。”心中暗自窃喜,幸亏妈妈不知道,我差点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
秋日午后,落日熔金,晚霞烧红了天,在燥热中,香樟树撑起一蓬树伞,辟出一处清凉。丰润的叶片,挡不住阳光透过,缝隙中光线变得星星点点,单薄的叶片被强光透视成红色,融入夕阳红光里,雅致的安静,庄户的温馨。搬来一方小凳,静静地坐在树荫下,透过密密的叶片,数着夕阳透过的光线。心里编织着温婉的故事,化身主角,走一段旖旎浪漫,或者刻骨铭心的情感之路,体味这世间冷暖。拿出手机,给我家那口子发信息:回乡时,记得在老宅门前路旁栽种一棵香樟树。

他回:干啥?我回:山衔落日,暮景残光时,我可坐树下等你回家。

手机顶端一直在显示那边输入,迟钝一会,见到他回复的遵令后面跟着蹦跳的小人,我在心里提醒自己,到那时记得准备一根小棍子,闲话不过他时,就用小棍敲他。又想不妥,若被旁边孩童看见,效仿了去,就是我的罪过了。忽然失笑,这爱幻想的毛病,应该治疗了。

杨绛先生曾说: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”时间像是握在手心里的沙,不论是轻捧还是紧握,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点一点流淌干净。融入世间,就依大自然规律生根长大;没入人群,处处用心,善待生命,时光静好,仔细走完。

乡下的鸟

■ 甘肃瓜州 陈宗海

从一只麻雀,认识鸟。乡下的屋檐、墙洞、树丫,是鸟的出生地。鸟围绕着漫漶的炊烟,叽叽喳喳,乡村便有了“人气”。在乡下,除了麻雀,人们最为熟识的鸟便是燕子了。这两种鸟依偎着人间,也被人们深深喜爱。所以我们有时也把它们看做家人,亲切地称之为“家雀”“家燕”。

然而,这两类鸟毕竟基因不同,性格不同,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也自是不同。麻雀像是一个缠绕祖父膝盖的顽皮孩子。它总是扑棱在农家院落的周围,如豆的黑眼睛盯着小院里的动静,一旦有麦粒、谷物之类的食物,便蹦蹦跳跳凑过来,如同一个永远吃不饱的孩子。燕子则像个绅士。它们身着燕尾服,站立在远离人群的电线上,安安静静,不吵不闹,这样的画面,增加了村庄的诗意和意境。燕子是候鸟,每年的三四月份,它们从南方飞回,天空中突然就多了许多飞翔的翅膀。这个季节,正是燕子的繁殖季节,紫燕衔泥,繁忙的燕子指给我们看养育子女的艰辛。

而布谷呢,则更像个隐士。它们居于山谷,或隐于树林,默默经营着自己的生活。但它们也会替农人操一份心,每当到了种麦点谷的时候,就会听到“布谷、布谷”的叫声从看不清的远处传过来。这时,孩童们便会循着叫声找寻,妄图看清它的模样,但这种想法往往是徒劳的。

还有一种鸟,它与人类保持着较远的距离,却进入了我们的血管,它属于我们的精神图腾。这种



鸟将巢穴安置在悬崖峭壁,广袤的天空是它们的游乐场。因为它伸展的巨大羽翼、利爪、迅疾的俯冲,使它成为我们视野里最为拉风的鸟类。它的名字叫鹰。除了麻雀、燕子、布谷和鹰之外,乡下的鸟还有喜鹊、乌鸦、鸽子等,喜鹊被人们视为吉祥鸟,听到喜鹊在屋檐上鸣叫,这户人家就会有喜事来临;乌鸦则被视为一种不祥之鸟,它们常出现在荒滩地;鸽子是雅士,又被视为和平的象征……

乡村的鸟如此之多:大的、小的,与人类亲近的、疏远的。不管是“好鸟”还是“坏鸟”,人们已经“离不开”鸟了,这些鸟与土地上的村庄纠缠着,装饰着一座村庄的面貌,丰富着一座村庄的精神和文化内含。虽然我们有时看不起鸟,骂我们讨厌或者轻视的人为“鸟人”,但不可否认的是,鸟永远是村庄的一部分,也是生存在村庄里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。

倘若一座村庄里没有了鸟,想想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鸟给村庄带来了无限的生机,给村庄里的人们带来了不可或缺的快乐。鸟在树上,是音乐的一部分;鸟飞起来,是天空的一部分;鸟走入人心,是信仰或者希望的一部分。乡下的鸟就这样,与人们共享着土地这个家园,陪伴着村庄里的一茬茬后生一天天长、变老,陪伴着一座村庄飘散出袅袅的炊烟,也陪伴着一座村庄慢慢枯黄,最终从地图上消失……